



周文忠公文選

卷四

祭文

同兩倅帥屬祭吳漕之母徐淑人文

嗟惟淑人嬪于大家早慶三遷之效晚綏五福
之遐儼孫曾兮在列繫絲綸兮屢加惟為善之
獲報信天道之無差憶四月之維夏瞻版輿而
歎嘉魯晦朔之幾何易繡衣以衰麻雖榮養之
無憾終人生之有涯旅官僚而薦酒聊以慰夫

皇華

祭宋侍制文

惟公以絕人之才膺衆賢之報年甫四十固已
游供奉之班總六路之漕矣於斯時也雄銛利
刃人皆知之而孤忠瞻智猶闇然其未暴也迨
靖康之初元駭群小之媚竈掩慈孝於兩宮紛
是非而顛倒微公篤志於君親竭誠於傳導則
輔國之謀遂成而梁異之賞可冒矣嗟時事之

天知謂豈弟之神勞奚多言之不宥曾未弭乎
憎好明明元后日臨天幃因永念夫先烈爰追
揚於特操復邇聯於邃清加異數於期耄想精
神之折衝竚謀猷之入告胡厭薄於斯時乃歸
全而高蹈藐一介之微生憶崇墉之屢造從容
乎瀨水之上款密乎鍾陵之奧示元憲之遺書
期妾庸以遠到恍十年其一夢倏終天之是悼
寓寸誠於豆觴寫至哀於誄禱惟令名其不朽

則稽參乎手誥可也

祭許寶文文

惟公天與俊傑心潛藝文才具之敏工師運斤
學殖之豐農夫力耘來游帝郊簪笏玄纁中臺
有蘭西崑有芸是握是拂英聲日聞皇曰試之
牧民馭軍于虔于桂除荒靜氛內閣進直旌能
第勲屬時艱難毀譽糾紛或廢或興有猶有薰
公心淡然不為戚欣晚以儿杖歸安鄉枌年則
毫矣色猶閭閻辯有鋒出慮無絲禁百年雖長
既晨必曛死生在公夫何足云惟昔王父得公
樂群成均之鼓共警昕昏元符擢第並揚清芬
交情孔密壽殁中分惇惇不肖寓穎之瀆公以
耆舊來為邦君輩行雖絕悔憐則勤時寘寘筵
笑訶紛紜一別十年萬事浮雲歿不拊棺塋不
即墳言念疇昔憂心再焚漬酒以絮實登以芹
寓詞叙哀雪涕零零

祭子柔弟文

維紹興三十二年歲次壬午七月丙申朔二十四日巳未兄具位周某謹以清酌之奠告于七弟子柔十解元之柩昔吾弟之病革命火化而投諸清冷之淵我知之矣慮以遺骨累兄也故忍死而為是言噫嘻痛哉寓棺佛寺今二年矣會仲兄調官西歸始得返君鳳山之原雖川浮陸走未免乎撼頓而一勞永逸蓋將從先大夫於九泉惟兄不友恋膠寸祿拘牽文禁既不得共載而西又不容引紼而前寫苦言於一奠抱沉恨以終天莫莫靈之未泯涉遠道以安然

祭羅長卿文

維隆興二年歲次甲申十二月某甲子具位周某等謹以清酌庶饗之奠致祭于故會昌尉長鄉五丈之靈嗚呼樸屬之車噐攻材良一日出門折軸傾箱如下乘弗已于行有幽者蘭义

含國香未韜其華乃萎于霜不如蔓草自全其
生相彼二物類吾長卿嗟乎長卿博洽精明志
行萬里名高一鄉如車斯堅如蘭斯芳試之邑
尉豈曰騫翔乃蹶乃枯誰毀誰戕昔我卜居十
里相望每到君家必羅酒漿歡呼竟夕交舉罰
觥君又善戲譁而不傷分雖友朋心則弟兄謂
當華顛畢此交情豈知今日遽哭其喪嗟乎長
卿卿真亡矣古書多誤誰發明矣近事或疑誰
考評矣觀瀾風月失平章矣山房圖籍虛暴涼
矣升堂一慟涕泗滂矣嗟乎長卿情未忘否鑒
此誠否醕此觴否

祭林虞仲教授文

維乾道元年歲次乙酉六月戊寅朔十三日庚
寅具位劉令猷具位周某謹重以清酌茶果之
奠告于虞仲教授同年林兄之柩嗚呼君學雖
苦詞藻則敷君貌雖瘠志氣則腴一第起家逝

遊亨衢百艱隨之寸步崎嶇再終親喪小試師
儒談經一年乃與病俱臨食不盡逢觴不斟卧
榻頰仍人為君虞君獨謝醫我疾且蘇卒莫能
興豈命也夫人生夢幻百年湏臾何壽何夭何
榮何枯君則往矣傷哉其孥男齒未亂女髻未
髻弔者酸辛忍聞呱呱情義所敦况於吾徒邈
然七閩南負海隅何以再拜瞻墓之榆何以千
里撫君遺孤薄醪我酒薄奠我芻矣送江濱日
斷檣烏終天之訣已矣嗚呼伏惟尚享

祭外舅王察院文

維乾道六年歲次庚寅閏五月庚辰朔二十六
日乙巳壻具位周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
告于外舅提刑察院王公之塋嗚呼公有通經
博古之學而不盡施於事業有撥繁濟劇之才
而不盡見於施為官雖遷而人猶悼其屈年雖
高而志未向乎衰此中外所共悉非親黨得而

私也惟鄙不肖為公所知二十年間有合有離
往聞公抱病於南溪之上蓋嘗冒彭蠡之險涉
長江之危曾是四旬之緩悽然隔世之悲雖徘徊
之累月迄差池於塋期念佳城之一閉倏芳
歲之三馳粵自江而徂浙忘雨沐以風吹逮弭
擢於故居懷握手於平時何英姿之凜凜乃封
土之累累跪陳詞而薦酒莽無言以寄思嗚呼
哀哉尚饗

祭胡季懷文

惟君學窺古人氣蓋一世屏遠紛華耽悅文藝
南宮屢上壯志彌銳謂都卿相何有科第中道
而歿命也胡戾萬生擾擾誰則不遊之子之才
期在經濟而止于斯為善何勵念昔識君實偕
秋計相從二紀浹洽疇儷時中之堂日或重詣
尋繹典籍評考興替休以棋酒雜以下筮隔晨
不覲已駭奴隸如何分手曾未閱歲訃來千里

拭面反袂今我言歸君既祥祭顧瞻舊游悼念
交契心焉孰論駕焉孰稅孰陪笑謔孰解愚蔽
惻然百懷寄此一醲幽幽總帷髣髴來齊失聲
大慟老淚盈皆

祭汪聖錫尚書文

維淳熙三年歲次丙申二月丁丑朔具位周某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端明學士尚書
汪公之靈嗚呼景德祥符之際嘉祐治平之前
紛群才之卓犖瑞聖世而聯翩皆學優於少壯
而名重於回旋人望之而莫敢輕國恃之而罔
所愆迄鞏固於丕基豈不賴夫儒先逮南渡之
中興嘉此風之浸還雖議論其或殊咸望道而
勉旃公總鄰於弱冠已接武於英躔惟聞一以
知十故人百而已千學日成而名日尊志彌厲
而操彌堅宜受知於兩朝更六卿與十連謂主
盟於斯文遂斡旋於化甄倏淪亡於砥柱空嗟

咨於逝川嗚呼哀哉天之生公謂無意耶何逢
辰之早而降材之全謂有意耶何初若成就而
終於棄捐葬彼蒼之難問徒傷心而涕漣公既
深知我之愚我豈不知公之賢蓋經世之慮至
遠抑愛君之心甚專汲汲乎惟恐一士之或遺
孜孜乎惟憂正論之或偏為善急於飢渴排姦
甚於鷹鷂寧見嫉乎斯世終守道而不遷人之
知經攻傳註者遺意義公則越衆免之拘攣人
之觀史究成敗者畧同異公則兼二者而摩研
在朝廷則居今而行古臨征鎮則守經而與權
槩食于家益全其天舉嗜好以咸無惟群書之
貫穿凡本朝人物議論之邪正暨歷代禮樂政
刑之革沿紛紜如百氏之異學叢脞如故家之
遺篇無一事之不考無一書之不傳位已躋於
二品居未謀於隻椽豈常情之能測度而世利
之所拘牽縱弗登於耄期寧不及於華顛奚精

神之未減乃遇疾而沉綿雖問親於藥石猶日
舒於簡篇甫占書以貽我俄隱几而終焉觀學
力之如斯信古人之與肩嗚呼哀哉自公之退
也有毀有譽而是非則可攷矣及公之歿也無
愛無憎而莫不為之悽然乃知公論固已定於
今日所謂好惡亦何待夫百年寄悲悰於一奠
耿千慮而莫宣嗚呼哀哉尚饗

祭劉汝一度諫議文

維淳熙五年歲次戊戌二月丙寅朔十日乙亥
具位某謹遣人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諫
議殿撰劉公之靈惟公學博而醇氣和而剛文
揜衆俊行高一鄉石林之葉龍溪之汪謂公晁
董交飛薦章迨其仕矣或抑或揚晚登諫垣聲
譽孔彰飛龍在天進佩水蒼主聖臣直疏盈阜
囊雖分左符宸眷未忘論譔之華儒林以光于
漳于婺蘇枯弱強上欲用公公足弗良八帙甫

開奄兮淪亡位非不顯年非不長有蘊莫施寧
隱且殤士夫太息我涕用滂念昔瀛洲分校鉉
黃直則並舍歸則連墻今焉百里莫莫公喪無
窮之恨寓此一觴嗚呼哀哉尚享

祭莫子齊舍人文

維淳熙五年歲次戊戌十二月庚寅朔四日癸
巳翰林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兼侍讀兼太子
詹事兼脩國史管城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賜
紫金魚袋周某等謹以清酌蔬食之奠敢昭告
于近故直院中書舍人莫公之靈惟公行飭文
敏內剛外和名重月評秀發儒科入為王官退
食委蛇恂恂寡言鮮或訛訶見義則為勇敵橫
戈介卿列監禁掖鑿坡再至三至人嘆蹉跎乃
心怡然守道無頗往禪王藩譽問孔多于溫于
泉中和可歌召登從班進賢峩峩匿薄之故嬰
此微疴賜告于家禮殊紫荷禹中草制文尚傾

河甫息在牀遽隨逝波縉紳駭聞爭以爲訛謂
仁必壽豈知其他矧伊隻鬢亦云未皤奄忽如
斯天理則那吾徒爲僚方賴切磋脯醢之奠胡
爲駢羅酌觴再拜有淚滂沱嗚呼哀哉哀饗

祭呂伯共禮部文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九月甲戌朔二十五日
戊戌通奉大夫參知政事周某謹遣人以清酌
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明道直閣禮部伯共呂
君之靈嗚呼伯共河嶽之英公卿之裔躬蹈五
常心潛六藝學富而醇文敏而麗通今不流博
古不泥高明之識力去其蔽卓絕之行亦矜其
細它人有一自古名世惟君兼之夫孰能儷蟬
聯簪綬芥拾科第堂堂申公謂且克繼皇心是
嘉召寘班綴成均博約館閣榮滯南宮表章史
觀凡例主盟斯文每食忘濟風淫末疾東厥勞
勩歸哉毫祠可以自憇鑽堅仰高講習彌勵曾

不
息
黥
曾
不
補
剗
竟
墮
其
生
壽
夭
誰
制
萬
斛
之
舟
江
海
期
濟
觸
石
而
傾
未
皇
鼓
柝
千
年
之
木
梁
棟
可
計
遇
風
而
摧
乃
委
薪
桂
才
也
何
多
命
也
何
戾
生
徒
滿
門
相
向
雪
涕
縉
紳
諸
儒
咸
惜
其
逝
矧
伊
鄙
夫
辱
在
交
契
姓
不
同
耳
心
則
魯
衛
易
簣
莫
親
臨
穴
莫
祭
寓
辭
西
風
揮
此
哀
淚
嗚
呼
哀
哉
尚
饗

祭范至能叅政文

維年月日具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專遣承信
即本府使臣俞允迪致祭于故叅政大學范公
之靈惟公英邁秀傑稟之于天文學政事獨擅
其全三館兩制飛騰雋躔儀曹省闈秉執文權
入贊大鈞智略湊前周旋四方譽問日宣南帥
交廣北使幽燕西鎮梁益東表海壖牧民御衆
揚善推賢交奏顯庸度越拘孿綽然餘裕灑翰
飛牋一紙晨出萬夫夕傳奉祠歸里膂力未愆

主盟斯文謂當百年范村花竹石湖雲煙猶曰
世濁遂蛻而仙嗟我識公實居衆先齒則同甲
仕則差肩早約投綬今乃華顛斯言未踐公館
遽捐顧瞻吳門道遠綿綿遙陳奠觴迸淚如泉
嗚呼哀哉尚享

祭允延之尚書文

嗚呼延之道廣以周學精而夥譬之群玉璀璨
磊砢發為辭章辨博帖妥施諸政術又明以果
受知兩朝時已云可致身二品官不為左國有
重任謂必負荷如舟將濟而失其柁如弓斯張
而折其蒿舉朝咨嗟善類驚哆相知以心何況
于我寓詞千里哀淚頻墮

祭同年程泰之尚書文

惟公鄰幾之學貫道之文絕類之才濟世之心
出使典州功利在人六部兩禁謀猷畢陳時非
不遇志非不伸未相而歸猶鬱經綸乃發所蘊

考評古今著書立言手筆不停以覺後生以追
先民謂且百年為儒主盟奄其已矣聞者失聲
矧鄙不肖自初同升成均祕府史闈邇英步武
日接交遊日親一別十年悵焉此情晝思話言
夜夢儀形孰云訃來遂隔幽明寓詞千里有淚
霑巾

祭永州張叔保史君

嗚呼叔保慈惠忠信誠而非矯謙恭和敬裏如
其表事父從兄勤勞心勅治邑典州獄市無擾
百年期頤清禁窈窕人望登茲天理叵曉壽七
十四於仁猶天祿二千石詔功則少昔祖雙旌
今迎丹旒里閭嘆嗟交舊憂悄爰陳生芻以酌
清醪揮此涕洟告諸冥杳

祭仲遠丞相文

惟公河海襟量錦繡心胷坦坦之履堂堂之容
南浦潤浹西山秀鍾初為王官受知考宗服在

御史責難必恭公府翔翥誠心彌縫將命執理
壯哉辭鋒帝喜其歸予工汝共出撫全蜀日宣
顯庸天降大任聖賢相逢熙載百揆協謀九重
道遵正直術鄙橫縱多稼登場三邊熄烽有美
相業無愧時雍謂當永世接武夔龍榮還故鄉
拍肩喬松何天難諶殄瘁告凶遺奏駭聞皇心
憂忡公師之位畢萬之封盛矣卹典誰其比蹤
我昔傾蓋五老之峯期公異日虎嘯風從暨同
班列頻閱秋冬及公當路而我歸農遂曠音驛
匪專踈庸今也永訣臨文自攻爾酒雖薄此情
則醲所慚老詩莫寫哀悰

周文忠公文選

卷四

劄子

范至能參政

某伏以霜風淒厲恭惟判府經略殿撰舍人祭
 戟尊崇坐歛清暇台候動止萬福某近因宜州
 向幕求書草草寓一紙中秋至清江任漕備道
 往時踏雪遊盤園恨不獲奉杖屨繼有客南來
 頗言卧閣月餘正念無處問近音忽被誨筆知

已樂喜欣懌無涯吾曹稟受素薄以時尚作衰
態况年已半百飲食起居間倍宜自持也州郡
窘匱所至皆然交廣獨當外禦內撫之責曲突
徙薪視他道尤須加意在通明復何患焉某未
還左符甚擾方寸朝廷美意寧不深悉萬一激
矯生事使公私兩失亦豈美事實緣心志凋落
不堪應務又骨相屯薄非輔蓋中人深恐取辱
召災用是遲遲其行既未蒙察允不免携家至
豐城然繼請更旬日須得可報只恐尚口乃窮
則有行遣或勒令休致以遂宿心又望外也謙
之聯事可喜桂林乃得星聚耶逆旅從容累日
聞當遣介輒附此承詞曲折當能面布也仰山
爽約不特病後正緣典郡之初薄被嫌疑舍人
冬春之交入趨明光迎謁可必未聞更斬為國
保愛瞻祝瞻祝

某僭易拜問碩人共想懿候多祉山婦謹伸下

恂令嗣機宜何日拜辟書今郊復奏誰也至先
奉甚為閩部惜之名香厚幣遠拜珍賜旅瑣未
有藉手物愧忤數日前梅寺丞過此云曾到農
圃因思江西一道惟臨江二圃可觀然後可望
石湖耶

又

某伏以杪秋霜冷共惟判府經略殿撰舍人制
闡成功凝香清暇台候動祉萬福某近方因鍾
生赴官寓尺書忽蒙遣騎訪華門故人意重不
減衝霍慰感何可言也乞祠恐無是理舊德英
猷自應歸寇從班不爾猶當用乂任新制如長
文以龍閣再守當塗石湖未應入夢也某杜門
如昨雖無疾病而稟賦虛羸志氣蕭索困眠饑
飯外略無所為每自愧歎舍人緩靖五莞應酬
庶事猶悉力於翰墨間愈乂愈工如亭記館銘
本原經旨遣詞峻拔疊疊柳儀曹劉賓客之上

天之賦予一何偏也樂府措之花間集中誰曰
 不然陳無已云妓圍窈窕爭唱舍人之詞今在
 桂林矣最後七夕篇尤道盡人間情意蓋必履
 之而後知耳竒絕竒絕此邦時官不好事相忘
 於江湖新報殊不曾見傳聞曾揆引疾甚力恐
 難宿留李泉自英韶歸尚未到顛他日當以書
 求三登樂副本也陳季陵數通問新刻西漢三
 書想已遣送近忽去緣多病已開閣放楊枝而
 道塗之言則不然某向在浙中得東壁生既歸
 又益一妓頗能歌舞初弟款娛賓而兩年間併
 失之自此不復萌此念矣恃愛忘輒及之羅主
 管殊可憐張令劉翰上荷顧恤崑山何緣數通
 問子師平江之政必可觀亦有明州郎君在彼
 正恐復舉半刺故事耳仲寧聞旦夕赴官仲賢
 已侍外姑來餘干沈持要除宗正或能誦至先
 周南之滯耶

又

某竊以秋杪氣肅共惟宮使大資叅政畫繡來
歸神明介相鈞候動止萬福某強顏班列方寸
未甞少安外姑年益高羸疾岌岌緣此荆布驚
憂萬狀亦復抱病公私膠擾無有是處緬懷明
公擇管籥之重結香火勝緣杖屨石湖日對奎
畫領畧竒觀想覺是身方為我有其樂何窮然
德望眷簡僉謂席未暖而召節復行恐未容久
茲倘祥耳更乞珍輔冲和副此馳頌

又

某披訴之後忽忽遂見長至異時兩宮龍袞交
映聲氣和樂極右今之盛事今乃為縞素哭臨
寧不心折宮使大資叅政義均休戚固應愁隨
一線而長也只今聖上哀傷過禮言逐涕下每
入侍輒哽塞伏恐款知遞筒附記草率尚乞畱
炤

黃仲秉侍郎

某竊以搖落在辰共惟知府殿撰侍郎鎮撫要
藩神人交相台候動止萬福某去春不及一見
而別甚怏怏旋承以忠言結知正位夏官已乃
親被選除為橐內方伯皆不獲具書致賀非敢
忘盛德廢常禮也屏迹山林日侶耕樵於當世
名卿有隱顯之殊勢使然耳未知門下察不察
北固古形勝地今又密拱行朝自非碩德偉望
未易輕畀君侯才名出衛公上江山想復增重
然上素以輔拂相期恐亦不容义外耳某駑才
薄命幸且養病外祠乃忝分竹之命自視骨相
豈堪著輜蓋間果為病嬰進退莫可再三控免
見席豪俟罪也偶故人張迪功郎綱行輒自通
其姓名心氣怔營書不盡意張過府下望賜與
進真父乃止此念之心折李瀘州想常得書姻
事已畢否欲轉附數字病勸未能作也餘乞為

國保重

趙子直丞相

某辱八月初六及十五十六日所惠教不勝感
慰訊後共惟台候萬福得延憲二十一日將樂
報賊首約二十日出降第懲艾父祖恐未果決
此曹要無能為只憂窮民實繁老兄去冬以來
切切款擇守恤下乃曲突徙薪計或者未必不
笑其迂直是焦頭爛額方策勅耳汀贛招軍誠
如來諭但壬申贛擾正坐殿司况守令動輒騷
擾雖給以錢亦侵移妄用若止招土軍乃可又
恐衣糧不繼仍多占破差使耳南劔後來得兩
否自吉至廣一帶皆旱廣中固不申來而林子
方亦無一字疑有相訝處不可曉也三司牧放
安有是事步司反自六合移入湖州傳聞無稽
類此如檢點海船城壁蓋十五年不曾覩着緩
急將如之何今年略且提起明後年便是熟成

然亦緊中却放慢雖暫有紛紛之議隨即自定
若無一言半句則雖百事皆不為乃可此更是
費調護也老兄悉心公家屈志後人然好事者
多以為專且云不容諸司措手茲與不肖被謗
殆為一律蓋人欲因循此欲振厲人喜任事之
自是自非此則與之辨白曲直人好虛辭牢籠
此則盡誠忠告識真者少公心又加少安得不
以獨醒為醉耶其他左轄必能具道向亦附狀
略及一二事想呈徹久矣帥司抽摘新刺之軍
初未知此法旦夕便理會餘乞保重

又

某辱此月十一日書翰喜承台候萬福五八月
日地震江浙閩廣皆然而閩為甚今長庚復晝
見其將柰何虜中方放殿試榜秋末葛王當還
燕在彼者皆不須問顧在我者何如耳某冒尸
重任日益孤危累月商量欲二相兼領西府旦

夕須領旨也富沙薦二將文字方到自古若不
妬賢嫉能何事不成孔子百篇之書以秦誓附
典謨訓誥之後茲豈細事也海舟安得不為緩
急之備庚牌循例耳比方白遣王厚之料理遞
角正恐將來誤事其病在衣糧不給之論其本
則州縣窘乏當有任其責者矣張進方到所求
大高容斟酌與之一書答晦菴望附的便餘乞
保重

又

某奉六月二十一日書誨喜承台候萬福累拜
狀何未達也勞人送荔支與侍從館職既非急
務兼是創例傍觀以此為罪亦何不可耶揀汰
文字未到蓋附遞必遲俟見子細當商量行下
盛雄飛好與人往還遂掇此禍然特身治軍苟
如此豈為盡善大抵今時士大夫責已甚怒議
人大過况武夫乎亦未須為同僚道此恐人心

難保也北方不為嚴密顧我自治何如海舟向
來數歲輒一發今久廢弛不得不起出入愆爽
者當小懲之驛召諸將上必有恩數如某冒處
非擬憎嫉滿前朝士掃迹不相遇人情可知自
去年稟二相歆其兼領樞務偶施聖與堅歆少
待遲遲至今六月間覺得不可緩即對衆納劄
子於榻前既而聞臺諫皆有此請時哉時哉
得同舟依跛男子非大幸歟數踞同日地震
已寫去聞福與漳為甚正老兄所部更宜加意
為備以消弭未形也長庚又晝見勢或經夫柰
何餘乞保重

又

某悚息再拜某才力駑下叨塵過分累月以來
憂愧萬端罔知所措初薦王弱翁只藉其肯相
箴警可備三益豈知弗協衆論望風見沮舉此
一端他可知矣劉子欽亦宛轉諭使勿來當以

一倅處之其他悉付公議不敢自解素與昭文
無怨只是南北異俗緩急異性今既聯事敢不
屈体降心雖是不學無術豈不力思自克縱未
能益國豈忍誤公家耶同寅詔語却無意也只
是命分已過精力大段疲乏難久尸重任適踰
月不雨旱勢已成尤更慚懼終日昏昏如在醉
夢中其將柰何去秋得一孫謂可長立少坦
景數日前復失之老懷極不能堪此亦福遇
生也

陳應求丞相

某竊以凝寒在序共惟致政少傅大觀文相公
功成名遂德業义大神人交相鈞候動止萬福
某強心為智日虞戾及伏覩相公榮錫安車揮
金故里縱未能恥躬不逮勉繼高躅猶當揣分
量才力求閑散少贖既往尸素之咎不然聞伯
夷之風而弗思庶頑立懦其何以齒士大夫之

列于慕仰至深不覺怛餘乞珍調寢味永延
眉壽公師之拜可馴致也

同宰執荅史少傅

某竊以歲事將更物華資始共惟觀使少師公
相天祉道妙交相為和鈞候動止萬福功成名
遂年與德新今固宰偕古亦難儷鄉閭父老子
弟族姻椒盤頌花簪合雲集非恃盛德孰亨崇
樂至於上心虛佇士論攸歸期以衛武之年爰
邁汾陽之考此在明公為餘事而聖朝則有賴
焉敢乞保輔冲和不延壽嘏以對延英之召
某自遠星躔日動斗仰兩脩尺牘皆酬大况未
能先也其為愧怍豈易名言茲審少卿餞客禮
成主知彌厚輒從司府改貳宗卿昔明公由此
顯融今賢似復濟世美衣冠盛事朝論榮之敢
因書郵敬以伸賀惟鈞慈矜亮幸甚
某仰賴鈞陶克負于此又復改歲孤立無助加

益文選 卷四
以直情徑行動與物忤蹤跡已不安昨遇流
虹即謀自弛而歲饑民流上心切切荒政勢未
敢率然啓口開春當伸懇悃未保不以罪行仰
恃知憐輒布一二伏乞鈞察

陳季陵侍郎

某北方走介奉狀忽領近誨共審鈐閣晏清獻
詠多暇台候動止萬福下情感慰歲豐氣和千
里蒙賴不淺廬陵晚稻損十四冬苗恐稍費力
耳前漢三書謹拜嘉此殆作文之關鍵而來教
乃喻之小乘一何謙也某嘗患近世學者貪為
高之名而不踐為高之實徃徃未得魚而忘筌
未得兔而忘蹄其不自餒者幾希三復是編有
以警發愚陋矣德輔筆力不減程致道長者為
發明之何待後世乃有楊子雲也幸甚幸甚賢
郎遇比千萬寄聲當款畱一兩日某雖廢學尚
當效農馬之智以求證也開閣放揚技比樂天

似大蚤計真世間大丈夫事抑造物方款尚父
黃髮亮武王固宜愛公深耶更乞為國保重

楊廷秀寶學

某方謝不敏已勤先施喜二人之同心異一矢
之相遺寫顰之書不誤設醴之意弭加群官上
五除卿月升金掌併借舊詩之句敬為新歲之
祈拳拳于中噓噓奚究

又

某昨蒙遣騎致歲端之禮才蕪思澁正如劉師
服遇弭明時營度不能出口吻今方強成數語
何止不能竒而已藍尾酒得無底清渾舍知幸
不腆羊麪聊納厨人望恕輕觸之罪

又

某已復數語為迎長之慶盍致微物少伸頌詠
非特旨酒肥羜已為長者所先而茅柴毳羶亦
難出手輒援趙漕故事營糟丘而致九江之系

益公文集卷四
馬雖愧右牽聊備左持一笑領之幸甚

又

某清晨灌園忽拜紗墨釋桔槔而欣感雙鹿為
賜使適麋性而與豕遊眷念之意尤厚然兄素
有折角之剛乃如君子之舍一何謙也教以芻
秣敬服仁心佩刻之情言不能盡

又

某前蒙大書天香長韻今已刻成摹本為獻茲
堂托傑句以不朽何幸如之海棠二絕一洗工
部不下語之恨代花賡續想付笑粲遣介重
呈
拘一羊十壺聊備晚酌鄉林天醇雖不甚冽然
自有一種風味可略見故家遺倍耳

又

某經年不望顏色如隔霄漢車騎倏臨人爭快
睹而不肖者先馬非厚幸耶侍玉趾登層樓閱
天香顧於閭巷為有光而奴飯馬芻略不容展

心實忸怩人亦謂其無以畱重客為可羞也雖
然私禮儻許公會巨辭實聞諄諄之誨縱欲援
投轄故事其敢哉謹此叙慚謝之萬一尚乞矜
亮來年春社尚躬布之

又

某衰病不能往叩函丈既從才臣知近作何趨
望梅止渴今蒙錄示陶舟賦紆徐敷腴如搃北
窓之風激烈宏壯如臨采石之戰文筆高妙一
至此乎立遣報不盡謝悃之萬一

喻宮教

某頃游廬山處處見執事題詠雖不肖何足言
詩然錄示知音者皆云上規晉唐近法坡谷非
近世泛然之作也當是時竊喜流涎麴車顧猶
以未得大嚼屠門為恨耳今茲幸甚乃獲同朝
又蒙不鄙舉編帙而示之伏讀旬日字字起敬
如古甕之賦紆竹之記詩禮左氏之說皆意深

辭古追跡前輩而今而後乃知執事不獨長於
詩蓋尤豪於文也雖然鈎繩規矩固容窺一斑
矣若乃得於手應於心而盡曲直圓方之妙者
不識繼此許其面請乎忽忽先此為謝伏惟幸
察

王宣子侍郎

某竊以春季暄和共惟判府安撫寶文侍郎契
丈頃臨會藩神物森衛台候動止萬福某自去
冬因湯才行附狀之後日為緒使未能嗣承記
室瞻仰道義斯湏靡忘自聞開藩譽問休洽如
侍郎久儀禁近歷帥名藩曾是尺一詔歸士夫
日夜頌望也財匱所在皆然古人謂藏之於民
雖似迂闊其實可信而近臣省部專務籠絡諸
路諸路却籠絡郡縣取之不遺餘力略無至誠
相與之意彼為郡縣者終捐家貲裨其匱度之
理直取諸民耳吏又蠹蝕其間歆不匱得乎今

湖南得侍郎其少蘇矣兵既難增惟得一二良將則緩急可倚不知部下亦有其人否聞侍郎嘗以靖州曲折告之於諸公今想無事矣提點司檢踏官宋子諒忠翊乃古親也正得趨事幸甚幸甚因其介歸輒附此未拜見間更乞珍調寢餼以俟大用

朱元晦待制

某竊以歲事將新共惟某官寨帷有俶台候動止萬福學道愛人中外信服前已試活人之手於千里今又擴而充之及于列城斯民幸甚咫尺未由再晤伏幾順令保畬政成來歸益攄素蘊茲固士大夫之公願也

某茲承消辰洗印諒深懽慙述中嘗寓尺書必無浮湛茲蒙雙緘重以手劄禮意交厚下情感激十連相與講明荒政何事不濟過糴前後降旨揮甚明而州縣不能奉行因來諭更當申明

行下減半賞既及他州之人莫有應募者否范
金陵又畫旨賑濟之賞米到即行不候畢事尤
可示勸更望印榜曉諭村落不能徧知耳自餘
續當稟部

王仲行尚書

某辱九月既望所惠教喜承鎮撫餘間台候動
止萬福某碌碌腐儒凡百皆不逮人平生所得
惟在守道不如守官一句蓋道者人人可行我
不能守他人固能之矣今不能守後世固有人
矣惟居是官而失其職則其害有不可言者心
甚懼焉故方其從客翰墨間未嘗敢一語及軍
旅之事自蒙上恩躡真樞筦愧恐無以自容蓋
負國不過誅殛利害止於一身若誤國則將柰
何所以夙夜皇皇咨詢求益未嘗須臾置然竟
亦何裨也逃卒事已悉石湖関等比有旨令張
都統過江就行相視更移書與畫義長之策甚

善武真等劄子錄呈其說可從否民兵文字緣
合兩路申請子細參酌致行下頗遲今當呈徹
凡有未當毋惜疏示濠梁前知其無狀公文已
見之倪震能如此大幸推而廣之杜預羊祜何
難之有張幹乃澧掾也脩城前後文具竭民膏
血不可勝計頃固有旨三處分認脩葺不知可
與二君先議定共為申請否不然恐彼有詞正
緣自來人憚守廬專主歷陽為自營計所以衆
聽未孚自郭振後惟尚書能繼之耳前奏副本
未見豈筆吏不曾封來手葉承節拜賜甚感餘
乞保重以俟召節

又

某比於赦遞拜書想得速達茲蒙晦帖至感此
峽事起於林倅要奉漕司漕司要媚朝廷謂可
省費初不知國家為長乂計豈惜此數千緡鐵
錢也無事不為備有事即惶擾古今通患而彼

為甚與錢乃不受無錢則云擾操切其上使不
得施設天下寧有是理哉更望丁寧劉倅節次
具修築次第番報旦夕亦當行下毋使或者滋
以云云也民兵賞罰專指事藝之人非謂官吏
若緩急要令此曹作正兵前驅是送之死地前
後龜鑑甚明區區之意只欲人自為計保其城
邑恐臨時無由分兵相助孔子所謂不教民戰
是謂棄之或誤指準耳若夫可用與否全繫守
令奉行如何朝廷區區處不過如此也濠倅續有
奇揮倪震已承益馬甚非所望更告嚴戒之嗣
有所聞切幸諄諄不敢以此期他人也

又

某辱近誨喜鎮撫功成台候萬福北虜慮固當
切切以為圖我似未可知恐縲去歲兩淮教民
兵集海舟彼必謀知疑有掩襲遂爾為備若欲
南侵則修汴宮築城壘先張皇以蹈覆轍老葛

更事豈應如此設過緩急自應遣正兵為助使
府姑備芻糧靡廢可也水寨課子望趣兩處具
數來即取旨行下廖守對楊稱慙旦夕復與州
郡新將想因三省令措置禁戢花屬漏泄銅錢
迹以勸農為名躬親相度殊不知大守一動繫
人觀聽可謂不思矣有聞毋惜垂教它人攸攸
愛憎之言安敢憑耶某自去臘一病至今三好
兩惡殊未清快元命多年災屯深歆引去也

詹體仁侍郎議之

某竊以秋氣浸肅共惟某官年兄綏靖南邦神
明默相台候動止萬福某叨塵過分既辱公禮
又枉手書眷意如此愧無以稱平蠻指縱之功
首宜推賞上謂監茨流通方圖久任且進華職
今者先形袞褒蓋近時所稀勝於其茂之十官
矣祠請何謙也其他公賞一一取旨行下恐遞
中遲滯今以省劄付專界馬守自應為法受惡

却明言其內任文錢鹽數多他日不妨進用也
繼今更望物色邊州勿令拖欠乃善胡漕以死
勤事極可嗟惜丞相深以擇代為難蓋曉事者
未必体國愛民耳未由晤語臨筆增情願言加
意調攝以對殊獎

馬晦叔提刑

某竊以初夏清暑共惟某官台候動止萬福自
聞入勤詘指計會面之期故未果再遣記茲承
委誨勤懇感荷無已諭及道中二麥秀實足寬
宵旰但雨意畱畱每聞簷溜心輒震悼蓋洊饑
之後如傷弓畏虛弦耳即諧晤語更不怵怵未
間更冀保畱來承晝接

丘宗卿侍郎

某竊以雪後晴寒共惟知府檢詳雙旌載路台
候神相萬福比復狀為慶向來闕覽茲蒙嗣問
復審已拜麾符奉親西渡觀闕既存朝蹟嘉禾

又為舊治次舍所歷榮樂已多况吳門棠陰未
遠開藩之後想見士民鼓舞不勞而治矣海寇
以趣斷必無輕怒渠魁就捕非威令素孚賞罰
公明豈能臻此不勝歎服忽忽布復莫盡悃悃
願言加護昇茵即遂來歸固不敢以隔閼暫阻
一見為恨也

趙從善泉使

某竊以天氣凝寒共惟知府郎中開藩有俶台
候萬福廬陵大邦豈不足以為政六守狼狽多
其自取今得良二千石一洗宿弊廓施惠術吏
民自應信服數月之後可以疑香宴寢矣惟歲
歉諒勞區處諸司必相假借因書亦當及之酒
稅乃州郡利源人但知取之為取而不知予之
為取官醞若味佳私酤雖不禁亦絕二者高明
當得其要領翁超聞正是行兇人託劉成以自
解今既不貸亦足懲後矣餘冀若時珍練倚俟

褒璽

某竊承奉詔牧民涓辰洗印諒深懽慙懇繫官于
朝既未獲修維梓之敬欲附尺紙為賀又因循
未果竟頌翰墨先之感懼何可言也長牋藻麗
三復欽歎冗迫無由視儀以報又深愧悚謝章
已令報行矣州宅置鑪大可駭何至是耶幕官
事只依指揮結絕甚善追逮之擾不止一家旱
後豈堪如此被實惠者多矣計若人之罪則何
足恤也路鈴虛位正欲使諸卒知有郡將近求
者紛然亦有大關節一切拒止黃林頂得一文
字乃可施行向者固嘗面言下政何順聞在廣
西併望物色雷報吳政却似愿恪若軍中人則
又崢嶸矣家兄既村居恐因遣介來望諭令取
家問幸甚

王清叙舍人

某竊以天氣清肅共惟知府安撫祕閣舍人頃

臨有裕台候萬福乃者嘗以幅紙附漕司人回
必逐閱覽請祠文字不會上蓋宸眷加隆宜圖
羊祜杜預之勲豈必揖袂浮丘也夏國部落之
說果可信否旰食謀報葛王諸子勸詣還燕容
或有之所奏三事屢於榻前商議萬兵自鄂移
荆孰若徑趨襄之為便昨郭帥有書欲與副帥
質論比遇武昌必得要領兩軍緩急相應乃是
朝廷命令非副帥召正帥也往者王宣趙搏勢
均力敵首鼠觀望所以合而為一復離之可乎
今再以書與郭帥別紙錄呈荆南城已降指揮
將三之一損壞者先修矣餘在閣副帥書中未
由會晤切幾上體閣寄加厚保調以需召節

王茶馬

某竊以歲事更新共惟都大茶馬顯模使事成
功台候動止萬福辱十月所惠教不勝慰感焉
政修明邊方寧謐宣勞多矣中間傳聞夷人為

結連之計今必無他奏黎州既熟一方利害似
難移易却聞其懼無以善後切切欲歸果否嘉
州奏為備甚至袁弄當不敢萌桀驁之心凡百
更望與制司銷患未形想毋待諄諄也後來所
示數事悉已行下恐有當知者併幸忠告地遠
惟恐不中事機耳餘冀保畜以俟嚴召

王憲

某竊以歲事更新共惟提刑右司平反底績旨
候動止萬福特辱誨翰不勝慰感牛口灘薄驚
舟御乃顛石常事不必介懷廬陵路鈐曲折極
荷垂教見令戚侯就帥司兼領正合來諭自此
且未除人也向宰甚荷周旋近漕司奏乞撥油
麻錢五萬補助贛州三省方商議此乃志道刮
刷州縣以自肥而不思日撰財賦科罰百姓貽
患無窮其所得能幾何耶寧有盜臣誠可嘆也
忽忽具復未究所懷願加保頤以俟嚴召

閻才元侍郎

某頃嘗奉記惟緘啓盛禮坐待來介需報遂成
稽晏非敢怠也茲辱五月誨翰喜慰亡喻教閱
義士誠不可緩王去惡移益部得旨煩侍郎別
擇人來上貸緡五萬亦已曲從惟茶馬總領打
筭事非密院所能辦而夏官主興元置監休息
宕昌綱馬甚力正賴區處修闕費纔千餘緡姑
置之蓋取其大則小可略也邊報難信虜儲則
果未知誰立擾擾萬緒其自茲始乎增秩辭免
中批不允諒即祇拜偶都統司急足回撥冗具
此未暇他及續別修奉

某游勤書誨亦嘗遣問然豈若款奉笑言之為
樂也邊備飭修圖籍精詳粲然形諸奏劄謹為
涓吉進呈大契上意上清次對後天而下某與
副樞竦聽欣然豈南門既闢氣象益新遂底文
明之效歟多賀多賀田世雄自漕司案呈暴刻

之後朝論紛然適李正之封送金州權郡所具
斷過人數止是兩名賊重者配本城餘皆販私
茶人刺為廂禁止兵平利令王仲圭直以涅軍
為徒流安得不駭聞聽徧示朝士衆謹稍息改
守沉黎上以為然蓋三省共議非某能致力也
然望執事亟作書勸其凡事謹畏以避謗疾大
抵守邊以蕙靜為本而以措制備禦為急來則
應之夫復何慮使政績勝前不負薦口豈惟渠
之幸亦國家之利也連日暴下草此為慶續別
拜狀

鄂州閫都統

某近別不勝傾企即日想惟已抵治所履况集
福襄沔鄂邊面闊遠西自金均東盡光黃昨以
王宣趙樽各占地分不相為用遂合為一軍議
者率謂兵馬數少緩急難於分布殊不思岳忠
烈兵不下六萬而能往來襄鄂內撫外禦威望

隱然况今三處屯兵視昔固已加多若更招募
不特財力有限亦恐未必精銳如向來庚辰卒
已聚八萬之衆于襄漢僅當劉萇之師畧無成
功其利害可睹也比得郭帥書深以向來自分
彼此為戒遇敵則竭力相應甚有古人之風過
武昌必已熟講雖敵有衆寡機有先後臨時應
變難以遥度然我之規模自應先定大要得士
心則寡可敵衆古今不易之理也守陽羅士及
隨州增戍曾熟議否既開幕府凡百宜一一條
具奏聞却示副本此外萬萬為國保重

王謙仲樞使

某竊以季春之月天氣暄和共惟樞密知院大
參幹旋鈞樞惠澤夷夏神人交相鈞候動止萬
福某杜門掃軌遥資河潤瞻承悠懇帳望徒深
敢蘄妙畜天和佇登家席崇階進陟未敢為門
下賀也

益公文選 卷四
某自遠英矩旦晏懷仰既收朝蹟不應通名政
府執所當然高明必賜矜亮因恃以無恐豈謂
情宜拔俗未忘雅素專介貽問禮意優渥三復
感浣殆非聲畫所能形容也明古聲名震古今
事業掀天地舉夔周召不足進焉日與斯人溷
泳美化於田野間為幸大矣它無足榮

程元成給事

某竊以歲華有倏共惟致政待制給事年德加
新燕居日適台候動止萬福昔人有云無事若
靜坐一日是兩日台座急流勇退從容葵心秀
野覽物之間白日自長脩齡方永區區羨慕豈
惟鄙夫願加保調副此頌詠

葛楚輔樞密

某竊以芳春妍淑化日舒長共惟樞密同知綏
靖華夷神天顯相鈞候動止萬福某家居得遂
野性芘覆厚矣遙睇門墻正阻承教臨風悵然

敢乞加衛寢餽永弼興運某忽忽違去鈞表遂
將周歲道德可尊固與衆人同一瞻仰眷與素
厚私心倍劇綢繆書牘缺然則以用捨正異勢
當爾耳高明無所不燭而又常善恕物得免于
戾已為厚幸走介而予之書此禮何敢當此意
何敢忘也忽忽叙謝莫究萬一敢幾垂察某仰
惟明公問學文章世濟其美至於德業之茂謙
和之至則又本於天資而加勉焉是宜上結主
知下孚物望自登政路忠言嘉謨表表在人耳
目麻案計已宣布值國盛典榮晉崇秩蓋未敢
多賀也

某仕不知止顛沛固宜上賴聖主隆寬二府曲
為道地使得奉祠歸里一出十五年交游零落
殆盡老病復疲應接省讐之外困眠饑飯而已
最是目力昏乏書冊盡束高閣舊好游山今復
足力不強前輩云少年真可喜老大百無益今

方知為實錄每荷眷念輒具布之

梁叔子丞相

某伏以春序暄和共惟大丞相格天業茂及物
功深神明翊贊鈞候動止萬福某一去材館坐
踰歲律身在鈞藩而姓名不獲自通則以負罪
至深屏迹田野勢難以書僭干記府仰惟鈞明
無所不燭必賜矜亮逖瞻台路趨侍無階伏紙
遡風拳拳滋劇敢乞上為宗社俯為華戎倍調
鼎食永佐聖主以隆太平之業某不勝懇禱
某么麼無取重以早衰多病冥心官路久矣向
蒙相公力賜陶冶拔寘周行黽勉一年有半求
去之言無日不關鈞聽此固相公所深知者去
春名以罪逐實遂素志杜門省詈外更無他念
雖稿死山林亦甘心焉忽聞與郡震駭無地便
欲控免而秩卑正礙近制猶謂闕期稍遠可以
徐自為計今復被旨趣上進退失據莫知所裁

蓋某事體與王廬州迥然不同豈待煩瀆相公
 固已洞見且某向來狂率出於不思優與外祠
 朝廷不為無恩今樞府既不過責又從而薦之
 此大臣之公心也貫其罪戾畀以潛藩此聖上
 之寬仁相公之造化也在某分義則有難處者
 矣使其不病猶不敢當况比來心氣之疾日甚
 方寸昏亂觸事繆戾而又風濕乘之四體弗彊
 儻冒膺郡寄將不止如任守瘞老廢事其顛頓
 狼狽死有甚焉已具狀再乞營祠望相公念出
 入門墻之舊少加憐憫俾如所欲不然遷延不
 能即路懇請至於再三勢須獲罪某固不敢自
 愛深恐非君相起廢之本意也况薦章已自報
 行中外士大夫下至閭閻畎畝皆知其為某舉
 今某自以病不能堪而非相公之不用斯亦可
 無嫌矣縷縷之情拙訥莫能殫叙惟相公擴大
 惠而動納溝之念幸甚

程泰之侍郎

某竊以肅霜在序共惟某官年兄道腴日勝台
候動止萬福向者謝牘既遣即被誨墨有以見
情意相與致書郵交馳于道感幸無已今復祇
領榮問知愛益深展誦把玩殆不容去手但恨
無羽可飛墮雲溪之上耳氣候日冷願言加苾
辨茵以對嚴召某伏蒙別紙諭及非相愛如骨
肉豈肯及此此固不敢望於他人也葉謨所言
向拜書似曾布稟矣此方簽兵治器械打舟船
脩城壁諸路探報極多竊意虜主北去疑我襲
其後固為恫疑虛喝耳然其子監國與今汴之
統軍烏林荅天錫者素有踴躍用兵之志因而
生事亦未可知大要彼國傳授之後定須妄作
在我不過自治內脩而已知所謂檢點防城器
具會計海舟教閱民兵前此率二三年一為之
故中外不以為疑五七年來一切不講忽聞舉

行便自驚駭至於明年即為常程所謂民難於慮始者既在其位不容避也若僕身上事則又多端以不才而冒居政地且稟性踈直好別白是非言無隱情宜其被謗不一猶幸時無張方平王拱辰未至巧發竒中耳每自憐復自笑也乃知外攘則人豈不自知渠敢負荷此事耶彼云云者措意別有所在老兄當能意曉只如鄒詡乞減任子而滿朝皆以相咎久乃稍定此無他嫁其怨於衆則立敵者多耳然豈無天平雖然此等事古今一揆亦非創見故常安之昔人戲引觀世音經云如日虛空住以謂此撲終在聊資在虔固便毋惜寄聲有聞悉垂誨庶可自警亦當有以報也

程泰之侍郎

某比辱誨翰示以老子解既佩勤眷且知深窮性理真欲揖袂浮丘不但結緣香火良切歎服

未審全書可得見乎蘇黃門所著學者共傳之
兄當無靳也方圖具謝游札著筆意愛深厚舉
世少雙感幸謂宜如何餘暑共承台候萬福又
以為喜下諭恐有由來自古稍肯為時出力必
為衆忌吾曹豈不知此但不忍欺心欺君耳今
雖未覩端緒然有此理自推五行此去亦非安
坐廊肆者人生定分毫髮奚逃夷考平生得失
蓋亦可知若欲逆閑其間必至弄巧成拙失邯
鄲之步兄以為然否只今滿朝更無一士見與
非必有所鄙惡勢則使然用是未嘗忝人獨兄
參辰相望而膠漆益固感激深矣虜儲既沒未
聞所立何人今冬似無他然江浙閩廣同日地
震太白今經天安得不懼所懷千萬非書能盡
姑報來况餘乞珍御冲理蚤遷嚴近劉弼又得
祠蓋右轄在越偶同僚耳繼此有聞切告毋大
小虛實乞賜警飭

臣

